

序幕

先知撒母耳，  
掩上了在身後歷史的幕帘，  
那最後的士師，  
佝僂的身影走下舞臺。  
他依戀的告訴我—  
榮耀離開以色列的悲慘：  
老以利僵硬的身軀，  
像木彫的偶像仰面倒下，  
耶和華的約櫃，  
成爲敵人的掠物。  
那時，他雖還年幼  
但深深感受到屈辱。  
可是以色列的各支派熱心，  
在與弟兄爭奪着領土。  
也許，他這樣向我細訴，  
想說的是，歷史不必重複...

一

我高過所有的國人一頭，  
我的家卻並不是富有；  
聽先知稱我“以色列所仰慕”，  
立我作君王藉我施拯救！  
這話落在耳朵裏還難相信，  
我不僅受驚也是蒙愧含羞。  
等他膏抹我，在我頭上傾倒膏油，  
才感覺像在夢裏接受。  
我謙卑不敢誇自己，  
只跟在先知後面行走。  
然後，仍然回到父家照常  
日出而作到田間躬耕趕牛。  
我不過出身本雅憫族，  
怎曾期望作啥最高領袖！  
我沒有去搞組織政府，  
也無意試自己翻雲覆雨手。

那天，打田裏回剛到城區，  
就聽見全城在嚎啕哀哭；  
是基列雅比傳來信息，

惡鄰亞捫人要強迫他們為奴。  
條件是剝出他們的右眼立約，  
要忠心負軛單認亞捫為主；  
這可不是談笑空言恫嚇，  
真是難信的凶惡殘酷！  
“基列雅比人要仔細考慮，  
在七天後給本王最後答復！”  
這不是敵人會特別仁慈，  
是給雅比人對現實看得清楚——  
相近的鄰舍勝於遠方的弟兄，  
隔約但河西的人算甚麼肢體手足？  
該承認亞捫侵略為進步機會，  
血脈一家親並不能關顧。

雅比人願意減少當前的壓力，  
差派代表向各支派求助。  
他們找上了新近膏立的王，  
看我能不能紓解人民的疾苦。  
當我留心聽完了來人的報告，  
我果然像王者赫然震怒！  
“一衣帶水隔不斷傳統文化，  
血濃於水亞伯拉罕是同一元祖！  
河東的‘證壇’仍然存在，  
見證我們是同樣宗教的民族。  
團結一致，不准任何人單顧自己，  
心連心，手連手，共禦外侮！”  
宰了牛，切成十二塊傳送四境，  
讓人民立約，大家有難同赴。  
以色列人動員組成人民武裝，  
集中力量，跟從掃羅和撒母耳，  
大家來反抗侵略，整其軍旅！  
我吩咐使者急速去報信，  
我知道他們的等待如久旱望甘雨：  
“你們的拯救已經在路上，  
你們必得解放，在明天時未近午！”

麥秋後，天高氣爽，  
耶和華的靈激動，士氣昂揚，  
為援救苦難同胞集結群眾，  
都跟從我率領奔赴戰場。  
拂曉攻擊戰略上運用合宜，  
驕狂的亞捫人猝不及防；

升起的太陽剛放出曙光，  
堅實的噩夢臨到他們身上。  
六十萬以色列人如同一人，  
我軍像餓虎撲向群羊；  
殘暴的人受到殘暴的報償，  
河東的原野傳出哀叫的聲浪。  
敵人潰散只有像樹梢殘留的果實，  
基列雅比得到安全和解放。  
約但河兩岸人民一齊歡欣  
向我呼：“萬歲！耶和華受膏的王！”

## 二

士師撒母耳乾淨的退隱山林，  
我，掃羅可真的是步上青雲！  
建立了以色列首批的御林軍，  
二千壯士常隨扈我在伯特利，  
另有一千由我的長子約拿單統領  
守護我的家門。  
海邊的非利士人並不喜歡這局面，  
聚集大批的軍隊來抵隙尋釁。  
老祭司撒母耳傳話說等他先來獻祭，  
無奈七天過去了，群眾呈現渙散逃奔。  
我吩咐把祭物拿來，由本人代辦，  
難道我不能兼理宗教像外邦人的君？

撒母耳果然來了，  
我想赦免他年老脚步蹣跚。  
哪知他向我滿面愠色，在眾人面前  
斥責我，拿我當孩子教訓！  
我因為怕群眾散去，  
才勉強獻祭，收拾民心。  
雖然有些是樹立權威，  
難道我這樣作有錯嗎？  
應該稍微體諒我可是為國為民！  
“你作了糊塗事了！”老人家嚴厲的說。  
“你違背耶和華，冒犯你的神。  
耶和華已經尋着一個合祂心意的人，  
代替你，牧養祂的以色列民！”

這麼快，我可不敢想，  
撒母耳出名傳神的話，從不虛妄，  
我可不能聽任命運擺佈，

我有自由意志盡自己的力量；  
我要招募勇士，建立國防軍，  
我要訓練軍官，打造鐵車刀槍；  
我要教育幹部，不妨礙他們營私，  
要緊是對我效忠，結成一黨；  
當然，得培育兒孫有志成器，  
能有野心，何居哉！有些像是流氓。  
先知撒母耳已經對我明講，  
耶和華已經另選人作王；  
但驕傲使我定意占據寶座，還有  
自私，想抓住權杖，絕不肯放。  
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鞏固家族統治，必作到代代久享！

非利士人推出了個巨人歌利亞，  
聽說是身軀偉岸無比的力大；  
他挺着銅戟向以色列人挑戰，  
還敢於公然對耶和華褻瀆咒罵！  
官兵們照領糧餉莊靜不理，  
關起營門來憑險固守，還敢說不怕。  
我一面鼓舞士氣，無處可退，  
只得故作鎮定，裝聾作啞。

伯利恆耶西家有個牧羊的小兒子，  
有幾名哥哥參軍在營也屬我麾下；  
父親差幼子大衛前往探視，  
因為形勢緊張不能夠回家請假。  
眼見到兩軍對耗有些滑稽，  
神英勇的軍隊竟“免戰牌”高挂！  
耶和華尊名豈能任未受割禮的人羞辱，  
何況百姓作奴隸受他們欺壓！  
他拒絕承認那大個子不可能戰勝，  
竟然自告奮勇應戰要把他擊殺。  
只拿着牧杖和機弦要憑着信心前進，  
拒絕我借給他的保護盔甲。  
歌利亞看不起，嘲弄他；大衛認真回答：  
今天要把他偉大的屍體來餵烏鴉！  
機弦猛力甩出石子遠超音速，  
打中了歌利亞兩眉間不差毫髮！  
非利士人的大能勇士仆倒在地，  
精良武器竟不如這精準一發！  
大衛惟有借用他自己腰間的刀，

割下那巨大的頭顱提回帳下。  
以色列的將士歡聲雷動，  
跳出了戰壕勇猛倍加。  
敵人喪膽逃跑兵敗如山倒，  
仿佛是滾湯沃冰雪頃刻消化！  
非利士人居然是不堪一擊，  
耶和華的名是旌旗威力無涯。

以色列的軍隊光榮的凱旋，  
婦女們擊鼓跳舞自發的高喊，  
猶大的獅子是真男子漢，  
以色列的神當得頌讚：  
“掃羅殺死千千，  
大衛殺死萬萬！”  
從北到南，全國慶祝勝利，  
唯我一人，臉上烏雲內心不歡！  
我記得：從那時，不錯，就從那時——  
我的心情發生了改變。  
表面上沒人知道有甚麼反常，  
但內心有虺蛇在拖它的蛋；  
我會全無緣由的忽然暴怒，  
衝着大衛瞪眼，掄起槍要把他刺穿！  
約拿單首先看出我心態的失常，  
找大衛來彈琴——  
悠揚的琴韻會使我釋放鬆散。  
我決定把大衛留在身邊，  
成爲我貼身的侍衛武官。  
那可真是得心應手，  
索性把女兒給他爲妻，  
使他別無羈念，  
有時還能夠帶兵出去作戰。

隨後來的是更大的麻煩——  
每次當大衛打勝仗回來了，  
我就心裏反酸，口中流沫，咬牙胡言，  
更不該的是禁不住，興起殺害惡念！  
難道我想叫女兒作寡婦，國軍長敗？  
這可真是非顛倒，理性紊亂。  
清醒後，我總是慙悔，淚流滿面...  
更糟的是不長進的大兒子約拿單。  
他不關心掃羅家族的王朝世傳，  
寧肯遵行神旨意讓大衛爲先；

他自己甘作第二服事大衛，  
全不想這打算有多麼危險！  
失去了王朝就失去生命綫，  
有多麼得意，唯我一個人說了算；  
人民的生命又值得幾何，  
還不是在我的一喜一怒之間？  
嫉妒，這蛇咬噬我痛苦，  
嫉妒自己的女婿，失去理性，變得凶殘；  
我殺害無辜，挪伯祭司的全家老幼，  
在我爪牙的刀下，無一得免...  
無論如何，不能夠讓大衛作王，  
我絕對不忍受失去絕對的威權！

### 三

這些本雅憫人哪！跟隨我這麼久，  
可都算得上我真正的嫡系，  
我給足他們升官發財的甜頭，  
賞他們葡萄園，橄欖園，近郭的田地，  
他們卻不真有我的心，  
儘管是唯唯諾諾口舌如蜜！  
大衛與我兒子結盟沒人報告，  
反不如那善巴結的以東人多益。  
他們該耳朵放長些，殷勤刺探，  
有甚麼風吹草動，就得多加留意。  
我終於成功的逼走大衛，  
雖說是自壞長城，我，也卻以為得計。

現在雅弗人給我情報，  
大衛匪黨潛伏在亞杜蘭洞山地。  
跟從的盡是些極端分子，  
居然有不少本雅憫人也投靠那裏！  
雖說區區六百人還不足為患，  
可是天上出現兩個太陽覺得可恥。  
我必須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  
且忘記外敵，鬧一場鬪牆兄弟！  
我消滅他，就像捏死一隻虻蚤，  
絕不容臥榻之側有別人鼾息。

可是我兩次親征追剿並不順利。  
在亞杜蘭洞，他不加害耶和華的受膏者，

輕輕割下我一片衣袂就慨然義釋。  
又一次我興師動衆圍捕夜間宿營，  
他取去水袋長矛留下我的腦袋好呼吸。  
一再的功課使這惡岳父深受感動，  
我不顧面皮，當衆號哭流涕。  
發誓不再難爲我仁愛的賢婿，  
世上找不着誰比他更有恩慈。  
我的餘生絕不敢再與神為敵，  
至最後一息，也留下快樂的記憶。

非利士人大軍西來，如風浪驟至，  
即使各支派肯相助，也來不及召集；  
統領大軍的押尼珥是我的堂弟，  
但他表現野心似乎會擅權自立；  
把他遠派去約但河東前線  
協助我的小兒子坐鎮禦敵，  
如今縱然是吹破號角，叫天不應，  
就算是告急入耳，也路遠緩不濟急。  
我幻想，地區的大國衝突釀成大戰  
鷸蚌相爭會給旱地帶來雲霓？  
南望雲天，南風不競，  
沒有煙塵來自埃及的鐵騎；  
北風有寒無雨，亞蘭人有國事待理；  
伯拉大河的巨熊，眼望着地中海，  
但東方荒漠的熱風呼嘯，  
使他把我的哀泣，只當作羊爭水溪，  
又一波茶壺裏的漣漪！  
大衛啊！你在哪裏？我太愚昧，  
把你的妻子—我女兒米甲給帕鐵為妻，  
世上少有，何等可恥的絕情無義！  
翁婿的親情，君臣的深誼，因嫉妒仇恨  
造成如兩個國度，彼此為敵，  
要到哪一天，才可以弭除怨嫌復歸統一？

我高呼，我哀號，我禱祈...但遠山寂寂！  
我已經七十的年紀，  
沉重的頭盔下，稀疏的頭髮成了銀絲，  
不聽話的長矛我難以操持，我還怎麼奔馳！  
那麼多的歲月，都被嫉妒和私慾蛀蝕，  
追悔，已經來不及；報應的脚步不能延遲...  
在怒濤的海洋上，竟把舵盤拋棄，  
唉！想冲天高飛，卻自剪羽翼！

有謠傳，我常在睡夢中大喊聲音淒厲，  
但後悔，並非基列的乳香，全沒有醫治效力。  
想到後人如何寫下歷史的這一筆——  
以色列開國君王，竟落得像孤兒無依...  
難道我必須如此崩逝？

如今天空聚集醞釀不幸的烏雲，  
在基利波，又一場戰爭逼近。  
我多麼思念大衛那可愛的孩子，  
是勇敢的戰將，忠心多智的謀臣——  
況且還是至親...  
若有他在身邊，  
足以承當重擔千鈞；  
畏怯和恐懼必然遠離  
我何至於有現在的困窘！  
是秋風起的時候，收穫的季節將臨，  
後悔我心地狹隘，又是那麼固執愚笨。  
以色列開國的君王滿心只想自己，  
哪曾想到國家，顧念羊群！  
到真正需要以性命相拼，  
最後相伴的是一名執兵侍衛和兒子們，  
竟沒有誰肯忠心衛主，或以身相殉。  
我的身後，只有追趕的仇敵，  
我仰望天上追逐的雲絮，  
向神禱告卻沒有回音...  
地下的黃沙延展無垠。  
搖曳的棕枝，風吹過，盼望這地上的  
領袖再一次凱旋的信息，  
我卻將要血染大地，枯骨化塵。  
偉大的掃羅王朝一僅不過一代而盡，  
弱支可能在河東岸，押尼珥庇蔭下殘存，  
受膏者大衛統一輝煌的以色列終將來臨...  
現在，我，開國的君王  
以色列的大英雄，全民仰望的最高領袖，  
抖不落的記憶，背負沉重罪疚的靈魂；  
人，至終孤獨，畏怯的步向陰間的門！

Sep. 25, 2020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http://aboutbible.net)